

古 代 文 选

附 录

湖北财经学院汉文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

附 录

文言文字、詞音、义应注意的几个問題

一、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汉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形体不同的字，这给我们阅读古书带来不少困难。要读懂文言文，就有必要了解和掌握汉字形体结构变化的有关知识。不同形体的汉字，有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三类，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一） 古 今 字

在古代，特别是在先秦，汉字的数量要比近代少得多。数量少，怎样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呢？那就是用“兼职”的办法来满足这种需要。当时一个字要顶几个字用，即一个字同时兼有几种意义。后人为了不让汉字兼职过多，就逐渐造出一些新字来接替原来的字所表示的部分概念，于是在原来的字和新字之间就构成了古今字的关系。所以，古今字就是在某一个意义上先后产生的两种不同形体的字。古字，在文字学上也称“初文”，是这个字早期的写法；今字，也称“后起形声字”或“后起字”。

例如，古代沒有“债”字，（《说文》里就沒有收“债”字），“债”的概念（欠别人的钱财）是由“责”字来表示

的。就是说，在古代“责”字除了表示“责任”的概念以外，还要兼表“债”的概念。如《战国策·齐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又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诚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以上两处的“责”字都表示“债”的概念。随着汉字的分工越来越细，后人便造了一个“债”字接替了“欠别人钱财”这个概念，于是原来的“责”字就不再表示这个概念了。但我们在读古代作品时，应当知道“责”是“债”的古字。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债”字产生以后，它所接替的只是原“责”字的部分概念而不是全部概念，“责任”的概念仍然属于“责”字。

古今字在古书中比较多，下面再举一些例子（古字在前，今字在后）：

说悦	大太	孰熟	竟境	賈價
舍捨	见现	内纳	禽擒	景影
知智	反返	辟避	共供	疾嫉
要腰	奉捧	支肢	匈胸	县悬

要掌握古今字，一方面要借助于工具书，一方面要在阅读古文时注意分析对比，逐步积累。

（二）异体字

异体字是指那些音同义同而形体不同的字，亦即一字多形。

既然文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就不可能完全达到整齐划一。特别是汉字形体结构复杂，与语音不能密切结合，所以，在古代，同一个概念就难免要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形体不同的字，出现一字多形的现象。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有些形声字的形符，由于表意相同或相近有时可以互相代替，从而产生异体字。例如：

睹 覩

误 悞

2. 有些形声字的声符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也可互相代替，从而产生异体字。例如：

裤 袴

线 線

3. 变换形符、声符的位置，从而产生异体字。例如：

峰 峯

够 夠

4. 不同的造字方法也产生一些异体字。例如：

泪 淚

伞 傘

异体字和古今字是有区别的：

古今字之间只有一部分意义相同，异体字的意义却完全相同；古今字只有表示相同的意义时，古字才可以被今字代替，异体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

大量异体字的存在，在使用上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先后公布了两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废掉了一千八百二十一个字。但是，阅读古书，特别是读旧版古书时，还要接触异体字，因此我们还必须了解它。

(三) 繁 简 字

繁简字是以笔划的繁简来区分的。由繁趋简，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一种必然规律，从古代开始，就有简化字的产

生，后经历代人民不断补充、推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字改革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并正式推行了四批简化汉字，共五百一十七个，为人民群众学文化、学理论，学科学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简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省略 如：飞（飛） 灭（滅） 虫（蟲）
2. 改形 如：补（補） 础（礎） 饭（飯）
3. 同音代替 如：丑（醜） 发（發髮） 复（復複覆）
4. 草书楷化 如：乐（樂） 东（東） 书（書）
5. 恢复古字 如：网（網） 云（雲） 气（氣）
6. 另造新字 如：灶（竈） 窜（竄） 岩（巖）

阅读古书必须掌握繁体字。因为古书一般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就是阅读那些用简体字排印的古代作品，也要了解这些简体字代替的是哪个繁体字，才不致发生误解。所以，必须掌握简体字繁体字的对应关系。遇到疑难时可查简化字表或新华字典。

以上分别叙述了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的情况。这三类字的区别在于它们划分的标准不同：

古今字着眼于时间的先后，异体字着眼于形体的差异，繁简字着眼于笔画的多少。但是，另一方面，这三类字又有一些交叉现象。例如“舍”和“捨”，从造字的先后来看，它们是古今字的关系，从笔画的多少来看，它们又是繁简字的关系。又如“淚”和“泪”，既可以说它们是异体字，也可以说它们是繁简字。从广义来说，一切繁简字都可以说是异体字；而一切异体字，只要它们的笔画有多少的差别，也就可以算作繁简字。

二、古音通假

古音通假也是文言文里字形分歧的现象之一。但是它的产生需要从上古语音的角度加以说明，所以我们把它同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分开来介绍。

什么是古音通假呢？

古音通假，是指古代书面语言里本有其字，书写的人不写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即两个字的形体和意义本不相同，仅仅由于它们读音相同或比较接近，便在使用中彼此通用假借了。

例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伯对沛公说：“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在这句话里，该用“早”的地方却用了个“蚤”字。“早”和“蚤”两个字的形体和意义毫不相干，仅仅因为这两个字声音相同，“蚤”便被假借为“早”，用了“早”的意义。这样使用的结果，“蚤”便成为“早”的假借字（也叫通假字），而“早”是“蚤”的假借义。

又如《左传·隐公元年》中说“庄公寤生，惊姜氏”。这句话中的“寤”是“牾”的通假字。“寤”与“牾”同音。

“牾”是逆、倒着的意思，“寤生”就是倒着生下，即胎儿的脚先出来。《史记·郑世家》记载这件事情时说：“（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司马迁用了“生之难”一句，对我们确定“寤”通“牾”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用字通假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古没有促进用字规范化的字典，写文章或抄书的人有时或提笔忘字，有时是

不知不觉的笔误，有的受方言习惯的影响，有时还为了省事，都会放着原来的本字不用，却临时借用了另一个同音字或近音字。这种现象实际上等于今天的写别字，不过由于古代允许这种现象存在，而且辗转相传，相沿成习，本字和“别字”就通用了。诸如：“早”写成“蚤”，“背”写成“倍”，“篆”写成“贯”，“馈”写成“归”，“疲”写成“罢”，“叛”写成“畔”，“尚”写成“上”，“伸”写成“信”等等。

古音通假的现象在先秦两汉的古书中相当普遍，秦汉以后直到唐宋，字书相继出现，写字规范的要求逐步严格，通假现象才日渐减少，但仍然存在。如果我们不懂得古音通假的道理，阅读古书便难免望文生义，引起误解。由于古音通假的条件，是字音相同至少是字音相近，所以当我们遇到按词义本身的意思难以弄通整个文句的时候，不应牵强附会，而要从字音的角度去考虑是否有古音通假的可能。例如，如果不能摆脱“蚤”字本身字形和字义的束缚，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这句话的。只有摆脱了字形字义的束缚，从语音的角度考虑，才有可能找到假借字的本字。当然，古音通假是根据古代读音的标准来假借的，古代读音和现代读音有的相差很远，懂得一些古音韵知识才能较好地掌握它。我们应当在阅读文言文中，注意积累通假字，逐步熟悉古音通假的现象，同时还应借助工具书和查阅有关资料及注释来解决。

三、单音词和双音词

古代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的词汇则以

双音词为主。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词最多，双音词较少，多音词更少。有人将《孟子》一书的词汇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单音词约占四分之三，双音词（包括少量多音词）约占四分之一。一直到唐、宋，单音词仍占优势。唐、宋以后，优势才逐渐转移到双音词方面来，现代则以双音词为主。

了解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这个特点，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可以帮助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避免把两个相邻的单音词误认为是双音词。例如：

①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荀况：《天论》）

②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

③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前出师表》）

④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晏子春秋》）

⑤范增数目项王。（《鸿门宴》）

⑥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孟子·滕文公上》）

例①的大意是：“愚蠢的人，了解一种事物、一个方面。便自认为了解了大道理。”其中的“知道”，不能作为现代汉语的“知道”来解释，而是两个单音词。“知”：知道，了解。“道”：道理。例②中的“卑鄙”，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双音词，指品质恶劣。在古代汉语里却是两个单音词。

“卑”，指身份低微；“鄙”，指见识短浅。例③中的“痛恨”也不是现代汉语双音词表示深刻仇恨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痛”是痛苦、痛心的意思，而“恨”则表示遗憾。诸

葛亮在这里是说他和刘备谈起桓帝、灵帝亲小人、远贤臣的事，都为之长声叹气痛心遗憾，而不可能是表示深刻仇恨。例④中的“其实”，更容易误解为双音词，而且也似乎讲得通，然而，这仍然是两个单音词。“其”，是代词，作“它们的”讲；“实”，名词，指果实。例⑤的“数目”也是两个单音词。“数”表示“数次”，“目”作动词用，表示以目示意。整句的意思是说范增好几次向项王丢眼色。例⑥中的“虽然”“是虽然如此”的意思，也应分作两个单音词来解释。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果把这些相邻的单音词误认为是双音词，就不能准确地理解文意。

第二，掌握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这个特点，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双音词的意义。

例如“社稷”这个双音词，在古代汉语里是个常用的基本词，当做“国家”讲。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这个词可以当做“国家”来讲呢？我们就可以从分析这个双音词的词素入手，来找到满意的解答。原来在古代，“社”，作为一个单音词，是指“土地神”；“稷”，作为一个单音词，是指五谷之一，也用来指“五谷神”。古代的帝王或诸侯是十分敬重土地神和五谷神的，不仅要祭祀它们，而且还把它们当做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的象征。于是，当“社”和“稷”构成双音词以后，它便取得了一个新的概念，当做“国家”来解释了。应当注意的是，“社稷”这个双音词所代表的概念，并不是原来两个词素意义“土地神”和“五谷神”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有了自己新的特有的概念。我们不能把这个整体重新拆开来按它们词素的本来意义去解释，但是，我们从掌握它们的词素意义入手，懂得新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对我们确切地理解双音词的含义，却是很有帮助的。

至于另外一些双音复合词，其中的词素在合成新词以后，保留了它们作单词时的意义，那就更有必要从分析词素入手去掌握双音词的意义了。

在分析双音词的词素意义时，有一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有一类双音词，多半由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词素复合而成，但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往往只取其中一个词素的意义，另一个词素没有意义，只起陪衬的作用。这种词大家都叫它偏义复词。例如：

①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墨子·非攻》）

②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诸葛亮“《前出师表》”）

③昼夜勤作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④所以遣将守关者，备它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

例①中“园”指果园；“圃”指菜圃。“园圃”一词实际上只有“园”字起作用，“圃”字只起陪衬作用。例②的“异同”只有“异”字起作用，“同”字只起陪衬作用。例③是说日夜操劳。“作”字起作用，“息”字只起陪衬作用。例④的“出入”，也只有“入”字起作用，而“出”字只起陪衬作用。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里也存在，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如“兄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常常专指弟弟；“窗户”专指窗；“国家”专指国等。

以上所说的文言文的双音词，都是复合词。它们都包含两个可以拆开来分析的词素。尽管在构成复合的双音词以后，它们的词素意义或者产生了新意，或者起作用，或者已不起作用，但终究是两个可以拆开来分析的成分。另外有一种双音词，叫做联绵词，它不同于以上所说的复合词。联绵词

从表面上来看，它也是由两个汉字组成的，但这两个汉字并不等于两个有独立意义的词素，而仅代表两个音节，因此是不能拆开来分析的。联绵词也是双音词，但不属于双音复合词，而属于双音单纯词。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又说：“赤泉候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的“披靡”和“辟易”都是联绵词。“披靡”本指草木随风偃仆的样子，也用来比喻军队溃败象草那样随风而倒；“辟易”是倒退的样子。如果把这种联绵词拆开来分析：“披”字怎么讲，“靡”字怎么讲，“辟”字怎么讲，“易”字怎么讲，那就是错误的。

总之，联绵词的最大特点是不能拆开来解释，原因是组成联绵词的汉字，只是用来表音的符号，而不是表意的文字，它们只代表两个音节而已。它的字形和词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是因声以寄义。

所以，掌握联绵词的意义，不能从字入手，而要从语音方面入手。绝大多数联绵词前后两个音节或者声母相同，例如：参差(cēncī)、仿佛(fǎngfú) 犹豫(yóu yù)；或者韵母相同，例如：荒唐(huāng tāng)、窈窕(yǎotiǎo)、逍遥(xiāo yáo) 声母相同的叫做双声联绵词，韵母相同的叫做迭韵联绵词。此外，有少数还是双声兼迭韵的联绵词，如辗转(zhǎn zhuǎn)。虽然也有很少的联绵词既不属于双声，也不属于迭韵(如浩荡、滂沱等)，但是属于双声或迭韵的联绵词总是占绝大多数。这种语音方面的显著标志，对我们辨认联绵词很有帮助。

由于联绵词中的两个汉字只不过是记录语音的符号，而语音又存在着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所以，同一个联绵词往往存在着多种书写形式。如“逶迤”一词，就有逶蛇、委佗，

威夷，归邪，倭迟……等等三十多种不同写法。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

仿佛：彷彿，髣髴，肪腴，叻拂，方物

犹豫：犹预，犹与，由豫，由与，容与，游移

磅礴：旁礴，傍薄，旁魄，谤薄，盘薄，

匍匐：蒲服，蒲伏，扶服，俯伏，匍百

这类现象，也给我们阅读古代作品带来一定困难。不过只要借助工具书是可以解决的。近人朱起凤所编的《辞通》，是一部专收古代联绵词的辞典，可供查阅。

四、古今词义的异同

语言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现代汉语就是在继承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变化，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表现，其中以词汇的变化最为显著，应当着重予以注意。

有一些基本词汇，从古代一直沿用到现代，它们的意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所指的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同一概念。例如代表自然现象、时令、方位、数目、动植物、人体器官、亲属称呼以及某些生产、生活用具等等方面的词。这类基本词汇所代表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有极大的稳固性、继承性。读文言文遇到这些词，不会发生什么困难。

但是，象这种意义没有发展变化的词，在汉语词汇的总量中只占少数，大多数的词义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情况的发展变化。

有一类古词语，它所代表的事物或情况，在现代已经不存在了。如天子、诸侯、饭含、加冠，等等。从现代汉语的

角度来说这是属于死去了的词，如果不是讲历史，我们几乎不再使用它们了。这一类词只要查一查工具书，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因为不致于同现代汉语的意义混淆，发生误解。

文言文里还有不少这样的词：它们所表示的事物或情况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在现代汉语里却不用原来那个词表示，而改用另外的词表示了。例如：古代说“叟”，现代说“老头子”；古代说“冠”，现代说“帽子”；古代说“弈”，现代说“下棋”；古代说“须臾”，现代说“一会儿”等等。这一类词是需要我们下一番功夫去学习的，但掌握它们的词义也比较容易，不致于发生误解。

在古今词义异同方面容易发生误解的是这样一些词：它们在文言文里是常用词，在现代汉语里仍在继续使用，可是意义与用法都有了变化。正因为现代汉语里也在使用，看起来很面熟，就容易忽略古今词义的时代差别，完全按照现代汉语里的意义和用法去理解，而误解了原意。而且正因为这些词在文言文里是常用词，出现的次数多，造成误解的机会也多。所以，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要特别注意这一类词。

以“再”为例。这个词在古代和现代都是常用词，可是古今词义并不完全相同。在现代，主要是表示又一次。在古代则专指两次，第二次、三次以上就不能叫“再”了。《左传·宫之奇谏假道》中“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的“再”，表示第二次借道。《左传·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再、三分别表示第一次击鼓、第二次击鼓和第三次击鼓。在文言文里，“再”不能笼统地解释为“又一次”、“再一次”，必须解释为“两次”“第二次”才算准确。“一不胜而再胜”，是说输了一次，赢了两次。“三年再会”这句话，在古代只能解释为三年之内会面两次，如果按今天的意

思解释为三年后再见面那就错了。

又如“信”。在唐代以前不当“书信”讲，而是当做“使者”或“送信的人”讲。古代把信叫做“书”，把写信叫做“修书”。杜甫的《春望》诗里，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句子。“家书”就是“家信”。杜甫另一首诗《寄高适岑参》中说：“书成无信将”。意思是信写好了却没有带人带走。可见“书，”指信；而“信”则指“送信的人”。《孔雀东南飞》中有“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两句。这里的“信”，也是指的“使者”，根据上文的意思，是指县令派来做媒的使者。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访”这个动词，在古代不是“拜访、探望”，而是“谘询”的意思。《左传·秦晋殽之战》中“穆公访诸蹇叔”，就是秦穆公就袭郑一事向蹇叔征求意见。又如“去”，在上古是“离开”的意思，同现代汉语“到什么地方去”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孟子去齐”这句话只能解释为“孟子离开了齐国”而决不能解释为“孟子到齐国去”。再如“稍”，在古代当做“渐渐”讲，而不是“稍微”的意思。“睡”，在汉代以前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和后来的躺在床上睡觉的意思不同。

因为这一类词都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很容易忽略它，如果不把古今词义的异同弄清楚，就实际上不可能把意思读懂。所以学习文言文，必须树立历史观点，注意词义的时代差别，了解词义的古义和今义。

古今词义的差异有哪几种情况呢？从词义演变的结果来看，一般可归纳为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和词义的转移三种情况：

（一）词义的扩大

一个词，原来的意义比较狭窄，后来意义比较宽泛了，这种现象叫做词义的扩大。例如：

江 古代专指长江。江南、江北、江东（江左）江西（江右）这些说法都是拿长江来划分的。后来意义扩大了，才泛指一般的河流，原来的“江”就改称为“长江”（或“大江”）了。

河 “河”的情况与“江”一样，古代专指黄河，后来意义扩大了，才泛指一般的河流。

布 古代只指麻织品，后来则成为棉麻等织物的通称。

好 古代专指女子相貌漂亮与“丑”是反义。汉乐府《陌上桑》：“秦氏有好女。”“好女”就是美女。后来“好”扩大到泛指一切美好的性质，与“坏”是反义。

（二）词义的缩小

一个词，原来的意义范围比较大，后来缩小了，这种现象叫做词义的缩小。例如：

臭xiù 在上古是泛指一切气味，包括好气味坏气味都可以，表示不好闻的气味时，还常常说成“恶臭”或“臭恶”。后来词义缩小了，就专指难闻的气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音读也变成chóu了。但原来表示一切气味的意义仍被保留在一些常用的成语中和某些科学定义之中，如“无声无臭”、“氧是无色无味无臭的气体”。成语“臭味相投”的“臭”本是古义，读xiù，指兴趣相投，很合得来，不分褒贬义。后来专指贬义，臭也读成chòu了，

谷 古代指的范围很广，是一切粮食作物的总称：《说

文解字》说：“谷，百谷之总名。”现在一般专指稻谷了。

金 古代是金属的通称。《荀子·劝学》：“金就砺则利”。金，指的就是金属做的刀剑，后来词义缩小，单指“黄金”。不过，在“金属”、“五金”、“金工”这类词语里仍保留着古义。

文学 上古泛指文献，包括哲学、历史、法律、艺术等。现代则专指语言艺术了。

（三）词义的转移

一个词的意义，从甲义转为乙义，叫做词义的转移。例如：

斤 在古代是指一种斧头。《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运斤”就是挥动斧头。汉代规定十六两为一斤以后，斤就作为称物的重量单位普遍使用，原来作为“斧头”的意义就逐渐消亡了。

豆 上古指一种盛肉食的木制高脚碗，多作祭祀用。刘基的《卖柑者言》中有“实筵豆”一句。筵和豆都是祭祀时盛食物的器具。竹制的叫筵，木制的叫豆。后来转移到指豆类植物及其果实。上古指豆类作物时不用“豆”而用“菽”。

劝 上古中古一般是“勉励”“鼓励”的意思。“劝学”，就是鼓励学习。到了中古以后，词义就逐渐由用于积极的鼓励变为消极的劝阻了。

勤 古代指“疲劳”、“辛苦”，跟“逸”相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左传·秦晋殽之战》中：“勤而无所，必有悖心”的“勤”用的都是这个意思。后来转变为表示“努力工作”的意思，与“惰”相对了。

五、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文言文的常用单词在使用过程中发展出众多的意义，这些意义又是同时并存的。这种现象叫做一词多义。一词多义中，有一个是本义。所谓本义，就是指词的最初的本来的意义。其他的意义，都是从词的本义引申发展出来的，就叫做引申义。

了解词的本义，对我们阅读文言文有很大的帮助。抓住了本义，就等于抓住了纲，找到了词义发展的源头和线索，从而可以使我们对词义的理解更透彻。所以弄清词的本义并且进一步去分析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这是一种以简驭繁的科学方法。

例如我们读《左传·秦晋殽之战》时，读到郑国商人弦高到周的都城去做买卖，在滑国碰上了秦国派去偷袭郑国的军队，于是他就“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意思是他先送四张熟牛皮，接着送十二头牛去慰劳秦国的军队。在这句话里，“乘韦”，指四张熟牛皮。“乘”，(shèng剩)是数词“四”。我们知道，“乘”最常用的意义是乘车、乘马、乘船的“乘”(chéng成)，怎么又可以当做“四”讲呢？原来，“乘”的本义是“登木”（爬树），引申为一般的“登”、“升”，后来坐车、驾车、乘船也叫做“乘”。由乘车的行动再引申为指乘的对象，于是一套车（包括一辆车四匹马）也叫“乘”，音读转为shèng了。由于上古一辆车规定要驾四匹马，“乘”又引申为“四”的意思。例如乘矢，就是四支箭；乘韦，就是四张熟牛皮。通过以上简单分析，我们就由本义到引申义的发展中，找到了“乘”当做“四”讲的根